

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



恨海·情变

吴趼人 著

2.4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孙致中

恨海·情变

吴趼人 著

★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天津市湖北路27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★

787×1092毫米32开 7.25印张 2插页 139千字

1987年1月第1版

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2,000

书号：10330·10 定价：1.30元

前 言

《情变》是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最后一部小说，被称为吴氏之绝笔。作者原来拟定的回目为十回，于一九一〇年在上海《舆论时事报》连载，书只写到八回多，作者就去世了。

吴趼人是写实主义作家，他以众多的作品，从多方面广泛地反映了晚清的政治、社会以及世俗人情，揭示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，暴露了末代王朝的黑暗政治和罪恶的现实社会，显示出封建末世不可救药的痼疾及社会变革的必然性。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，起过鞭挞旧社会的积极作用。不过，吴趼人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维新派改良主义范畴，他把社会改革寄望于出现清正廉明、关心民瘼的政府，也仍然有着孝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。象许多维新派人物一样，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和迅猛地发展，他们转向革命的对立面。吴趼人的思想可以一九〇七年为界：一九〇七年以前，他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，虽然并不彻底；一九〇七年以后则反对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运动，在《上海游骖录》中直接诋毁革命，连积极鼓吹抗敌救国的

《痛史》也停了笔。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作的《情变》，反映出他对封建社会批判锋芒减弱，并且出现了背离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。《情变》正是我们全面研究吴趼人创作道路的一部作品。

《情变》原署“奇情小说”，叙述扬州乡下卖艺姑娘寇阿男与本村青年秦二官爱情婚姻的悲剧。这一对青年自幼同窗，互相爱悦。由于双方家庭不同，不能议婚。阿男父母都是白莲教余党，武功非凡并擅幻术，把这些功夫全悉心地传授女儿。阿男父母带女儿各地卖艺，打算比武招婿。但阿男痴情二官，返乡后出于热烈的爱情，她夜间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与二官幽会定情。~~不料春光泄露~~，二官避祸镇江，由家长作主与何彩鸾订婚。阿男被父母携走北上卖艺，思念二官成病，半途潜逃，至镇江劫走二官，二人在杭州安家结为夫妇。但不久被双方家长寻回，~~阿男被嫁给表兄~~，二官与何彩鸾成亲。书写到这里，据以下二回回目，阿男杀死丈夫被处死刑，二官祭法场后殉情，何彩鸾守节抚孤。

寇阿男与秦二官二人是真心相爱的，尤其是这个燃烧起爱的火焰的少女，她的爱是那样痴心，那样热烈，冲决了束缚情爱的礼教的堤防，百折不挠地追求自由和幸福。她不惜以生命来奋斗，来抗争，为什么这一对情侣竟不能自愿结合呢？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封建社会的青年没有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权利，必须服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礼教教条，不能不听从家长之命而充当礼教祭坛牺牲的羔羊。一旦她们冲决罗网，便成为众矢之的，受到歧视和迫害，不容许

她们生存。

这部小说的主题并不新鲜，但吴趼人的描写却不落俗套。寇阿男是独生女，父母爱她如掌上明珠，养成她娇纵任性的性格，当她与人幽会以及私奔，父母尽管生气，最终还是原谅她，疼爱她，并且对外尽量隐瞒。二官是秦家两房单传，叔父母对他也是万分疼爱，当他失踪也是万分焦急，奔波各地寻找。这两对父母都了解子女的感情，也未尝不想成全他们，但是他们同在一村，这“先奸后娶”的声名，将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终生抬不起头来，因此不得不外地择配。这样，统治社会的残酷的礼教拆散了一对鸳鸯，让她们血溅法场；也害了阿男的丈夫和二官妻子何彩鸾，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或幸福。这四个青年的家长都爱自己的子女，这个悲剧又使这四个家庭陷入不幸。这样的描写，比同类题材小说的描写开掘得深，也更为真实可信。

小说除了描写向封建礼教无畏挑战的阿男的形象，还描写了与她性格相对立的封建淑女何彩鸾的形象。父母作主把她许给秦二官，就算给她打上了秦家的烙印。未婚夫失踪，她只能偷偷地哭泣；婚后知道丈夫心有所属，但豁然大度，隐忍不语，而表现得温顺、贤慧；丈夫死后，她立志守孤守节。与旧礼教抗争的寇阿男是死路一条，而顺从旧礼教的何彩鸾，也不过埋葬在一个活棺材里，在孤寂中消蚀青春年华，在眼泪中度过漫长的一生。她们都是受害者，不过戕害她们的，一个是带血的钢刀，一个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而已。

作者反封建又是不彻底的，他描述了这个悲剧故事，却缺少了他前期作品中的那种火辣的讽刺。在他的笔下，他承认父权，维护孝义观念，对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，表现出妥协的情绪，他并不冲击旧礼教虚伪的本质，不要求打碎封建伦理关系，只是要求发扬慈孝，努力避免这类悲剧罢了，这说明他始终没有离开改良主义的立场。

在创作方法上，吴趼人也表现了倒退。在作品中他夹杂了大量怪诞的内容。那些关于白莲教幻术的描写，什么夜行八百里的法术，什么“圆光”，各种离奇的幻术，都是无稽之谈。写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，飞檐走壁，薰香，以及夜入高楼劫夺情人等等，也都玄虚不实，并无现实的生活基础。很显然，这是从当时流行的剑侠小说中学来的，用以迎合部分小市民读者的口味，表现为背离写实主义的一种不良的倾向。

本书曾由阿英先生据剪报本整理，收进《晚清文学丛钞·小说二卷》。我们据阿英先生的整理本重新进行了校订，校正了某些文学和标点，并且为全书文字分了段。

尚继愚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情 变

目 录

前言..... (1)

楔子

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
羨科名秦二官读书..... (4)

第二回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
秦绍祖杯酒议婚姻..... (16)

第三回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
恣顽皮蓦地破私情..... (30)

第四回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
秦二官渡江图避祸..... (45)

第五回 订婚姻留住东床客
恋情欲挟走西子湖..... (59)

第六回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
怒私奔老父捉娇娃..... (74)

第七回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

賦关雎百輛迎淑女.....(90)

第八回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

秦白凤逐利作行商.....(108)

楔 子

痴男怨女坠情天，开出人间并蒂莲，
雨骤风狂双蒂落，好姻缘变恶姻缘。
何苦纷纷说自由？若无欢喜便无愁。
而今好悟前人语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诸公知道这八句歪诗是甚么解说？正是我说书的勘破情关悟道之言。有人驳我说，既是勘破情关，便是个无情之人，如何又说起写情小说来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？不知正是情到极处，方能勘得破情关；情关破后，便可以因情悟道；既然因情悟道，说起写情小说来，正好现身说法。这句话并不是我杜撰的，蒲柳泉先生曾经说过，他说：“恕者，情之至也。”（见《聊斋志异》卷八《花姑子》）我就拿这个“恕”字，来演说“情”字，所以这部书叫做《情变》。大抵情到极处，反成了不情，于是乎有变；倘无变，反不成为情，这便是本书的大概。

至于书中的事迹，还要拜恳诸公，拿中国眼睛来看，不要拿外国眼睛来看；拿中国耳朵来听，不要拿外国耳朵来

听，驳我的又说道：“你说的是中国话，写的是中国字，自然是中国人才听，中国人才看。况且一个人的耳朵、眼睛，那里有分开中国、外国之理呢？”喂！不是这么说。因为近来有一种人，样样都要说外国好，外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，中国的孔圣人倒是迂儒；外国的狗都是好的，中国的英雄倒是鄙夫；所崇拜的不是华盛顿，便是拿破仑，至于张睢阳、岳武穆，他是不屑齿及的。甚至于外国人的催眠术，便是心理学；中国人的著龟，便是荒唐。这种人不是生就的一双外国眼睛，一对外国耳朵么？我为什么要先说出这几句话呢？因为我所说这部书，内中带着一个白莲教的苗裔。说起来白莲教的幻术，移花接木，变影幻形，撒豆成兵，剪纸为马，诸公如果拿外国眼睛看了，外国耳朵听了，岂不又要骂小子荒唐？其实白莲教起于元朝的韩林儿，继于明朝的王森、徐鸿儒，有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可证的。倘使当日徐鸿儒等辈，把这幻术细为研究，用以牟利，未尝不是一个幻术名家，无奈他错了念头，以为这纸幻的马、豆幻的兵，可以当真用的，借此谋叛，所以至于一败涂地，后人就目为邪教罢了。如果诸公果然用出外国眼睛来看，外国耳朵来听，一齐摇起外国头，摆起外国手，吐了外国唾沫，开了外国口，说道：“啐！啐！呸！呸！荒唐！荒唐！没有的事！只有外国人敲碎时辰表，装入洋枪里面，放了一枪，砉然一声，那个时辰表却好好的挂在墙上；与及用火烧了钞票，仍旧可以还原的，那个才是真幻术。你所说的，都是些腐败旧话，不要听！不要听！”那么呵，小子这部书也不要说了。

诸公果然肯具了中国耳朵，中国眼睛，小子便先报出个纲目来：

走江湖寇四爷卖武	蔑科名秦二官读书
寇阿男京华呈色相	秦绍祖杯酒议婚姻
思故乡浩然有归志	姿顽皮蓦地破私情
寇四爷迁怒拟寻仇	秦二官渡江图避祸
订姻缘留住东床客	恋情欲挟走西子湖
筹旅费佳人施妙术	怒私奔老父捉娇娃
甘舐犊千金嫁阿男	赋关雎百辆迎淑女
何彩鸾含冤依老衲	秦白凤逐利作行商
感义侠交情订昆弟	逞淫威变故起夫妻
祭法场秦白凤殉情	扶遗孤何彩鸾守节

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袁科名秦二官读书

一具圆槽一碗茶，登坛人麝舌生花，
为他儿女传心事，敢称余芬客齿牙。
两小无猜聚一堂，书香不及口脂香，
只因种得情根早，延蔓情丝万里长。

诸公！要听我这部小说，且莫嫌琐碎，待我先把白莲教的故事，先略表一二，下文听去，才有条理。原来徐鸿儒当日，收了许多的徒弟，他却也分作四科教授：第一科是移山倒海，颠倒阴阳；第二科是变形幻影，撒豆成兵；第三科是移花接木，诸般游戏。这三科大约都是障眼之法，只有第四科，是个实在工夫。你道是甚么？原来是舞剑击球，耍刀弄棒。他因为第一科过于惊人，不肯轻易教人，只有贴身的几个心腹徒弟学会。第二科也是惊人举动，他也不是容易肯教的，当日学会的，大约也是他几个心腹之人。第三科学会的人就多了。至于第四科，更是他门下的普通学，是人人尽会的。徐鸿儒败后，他的心腹人，都是不离左右的，自然一同被戮了，所以第一、第二两科便失传了。纵使有一两个漏网

的，因为他的戏法太大，一演出来，便要惊动许多人，必要寻一个荒山野岭，没有人迹的地方，方才可以试演。既然不能常常试演，就未免慢慢的生疏了，久而久之，就没了这件事了。只有第三、第四两科，学出来的多，漏网的也不少，因此传了出来，此刻江湖上卖艺的，便是此辈。天下事有了真的，就有假的，那真的武艺高强，幻术神妙，自然容易赚钱，走了几年江湖，囊有余资，他也就归隐了。旁边人看得眼热，学得两样手法，备了一个锈了又锈的枪头，装上一根竹杆，挂上几条红缨，也说是走江湖卖艺。人家看了，都觉得好笑，于是就连那真的名气，也被他带坏了。这一班人却又越弄越多，变成叫化子一般。就是那圆光、辰州符之类，也是白莲教一派，也因为假冒骗钱的多，所以才被人一概都说的是假的了。

闲话说过，言归正传。且说扬州府南门外三十里地方，有一座小小村庄，地名叫做八里铺。内中有一家人家，姓寇，他家的男子排行第四，人家都称他做寇四爷。娶了一房妻小，是瓜州镇人氏，娘家姓余，人家都称她寇四娘。这寇四爷啊，却是一个白莲教的遗孽。寇四娘的父亲余佐清，却又是个少林宗派的拳棒名家。佐清儿女无多，生平所学的拳棒，尽数传与儿女。所以寇四娘从小就学就一身武艺，善使一双雌雄双股剑，舞动起来，百十个男子近她不得。那寇四爷的家传枪棒之外，兼及呼神招将，符篆治病，与及一切幻化诸般景物。然而他为人却是沉默寡言，这些幻术之类，他虽然学得件件皆精，却不肯拿出来炫人。人家有晓得的，遇了有甚么

喜寿等事，请他来，求他幻化点非时花果，与及千里外的禽鱼之类，他却无不欣然乐从。并且他所幻化出来的果子，都可以任人取吃，花木禽鱼，都可以任人把玩，绝不似江湖上弄手脚的一派，闪闪铄铄，不许人近的样子。所以，近处乡村一带，没有不知道寇四爷具有神术的。

好在他不拿神术骄人，平日也只勤习武事，善使一枝铁杆梨花枪，这也是他祖传白莲教的枪法，与近时所传的甚么南派，北派不同；更兼使得一手好流星锤，用一根麻绳拴了一个十多斤重的铅锤，百步外打人，百发百中。并且还有一个本事，他拿着绳头，放锤出去，任你站在多少远近，他要打着你时便打着，他不要打着你时便轻轻的碰在你鼻尖上；如果你仰面在鼻尖上放一个铜钱，他有本事把铜钱打去，人却并不受丝毫的痛。这是他们江湖卖技的人练就的真本领，凭你是算学学过八线的人，立了标杆测量，也有没他那么准。所以和寇四娘匹配起来，真是一对天生就的夫妻。怎见得：

一个是江湖上著名的好汉，一个是巾帼中绝技的佳人。一个似太史子义，善使长枪；一个似公孙大娘，善舞双剑。一个雄赳赳八面威风，一个袅婷婷双眉写月。一个言语时似舌跳春雷；一个顾盼时便眼含秋水。一个虽非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却是形端表正；一个虽是艳采羞花，轻云蔽月，却非搔首弄姿。

他夫妻两个，年貌相当，所以自成亲以后，真是如鱼得水。闲暇时，便讲些武艺，寇四爷又把那幻术的秘诀授与妻子，喜得寇四娘心地聪明，善于悟会，不多几时，也都学会了。他

屋后本有一片空场，闲暇时就在空场上比较刀枪，搬演幻术。寇四爷家本有薄田几亩，雇人耕种，勤勤俭俭的，还将就可以过得日子。

这一年恰好麦熟的时候，遇了几十天的大雨，把麦都霉了；接着又是淮水大涨，从上流头冲将下来，淮安府以南一带，尽成泽国。携男带女的饥民，都顺流而下，打算渡过镇江，到江南一带乞食。寇四爷见此情形，便和妻小商量，说道：“我家靠着父亲在时，挣下了薄田数亩，不过是个小康之家。遇了年丰岁稔，尚且怕到坐吃山空，何况遇了荒年？倘使依然坐吃，到了下半年，恐怕就不免饥寒交迫了。我家从祖父下来，都出去江湖卖武，这算是我家一个祖业。到了卑人，却不曾出过门。喜得娘子武艺高强，正是卑人的一双好帮手。我想不如出门去走一遭，侥幸呢，多赚几文回来，以为后半世享用；不然，在外赚了，在外吃用，也不至受那荒年的气。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”寇四娘道：“官人说得是。妾也是从小儿学了舞刀弄棒，到了今日，纺绩女红，一些儿弄它不来，不能做官人的内助；倒是出门去，妾是不怕的，好歹也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。”寇四爷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难得娘子与我同心合意。既然如此，就便打叠起程。”

夫妻两个，收拾过行李，与及一切应用家伙，结束停当，牵过一匹乌孙汗血马，把一切行李都驼在马背上，别过街邻等众，牵着马长行进发。出得八里铺村口时，却遇了同村的一个秦相公，手中抱着雪白肥胖的一个周岁儿子，见了寇四爷夫妻，便连忙上前招呼，说道：“四爷今日果然长行了。”寇四爷

也立住了脚招呼。秦相公道：“四爷去得匆促，不曾备得杯酒饯行，既然在此相遇，就请在路旁酒店里吃三杯去。”四爷道：“怎好生受秦相公？”秦相公道：“彼此乡谊有素，说那里话来！”说着右手抱了婴孩，左手挽了寇四爷，口中招呼着寇四娘，同到路旁酒店里，拣了座头坐下。叫酒保打了两壶酒，秦相公亲自筛了一巡酒，举杯相劝道：“四爷、四娘，请干了这一杯，今番出门，前程万里。”寇四爷夫妻两个，果然对照了一杯，说道：“多谢秦官人。我夫妻两个就和逃荒一般，出去冲风冒雨，还望甚么前程？得免叫化就是侥幸了。”秦相公叹道：“这是那里话来？象我们读了几句死书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就要想逃荒也没处投奔呢！眼见得今年麦是没了，稻子直到此刻还不能播种，再过了两个月，只怕要吃糠米了。寇四爷道：“秦相公说那里的话！你们读书君子，有日平步青云起来，那才是前程万里呢。”大家谈谈说说，吃过几巡酒，寇四爷夫妻起身相辞。秦相公恐怕误了他路程，不便相留，便会过了酒钞，抱了孩子，送出店门，大家珍重一声别过。

不说寇四爷夫妻出门，且把这秦相公表白一表白。他姓秦，名叫绍宗，表字亢之，也是八里铺人氏，与寇四爷住处，相去不过一箭之地，世业是半耕半读。兄弟秦绍祖，表字绳之，向未分居。虽不十分丰富，一家数口，却也冻馁无忧。亢之娶妻陈氏，前两年生了个儿子，却养不住，几个月便殇了。今年春上，又生下一个孩子，取个小名，叫做二官。可是这孩子十分命苦，出世方才弥月，陈氏便一病身亡，

亢之只得用了奶娘带领。更喜得绳之妻小李氏贤慧，早晚都留心照应。亢之自从断了弦，终日无精打彩。这一天，抱了小孩到外面闲步散心，恰好遇了寇家夫妇，饿了个行。抱了小孩二官回家，和兄弟绳之说起，说：“寇四爷夫妻两个，成亲不过一年，今天双双出门去了。虽说是寇家的世业，却一半也是荒年所累。眼见得今年收成是无望的了。我们家里或者捱几天老米，还不至于怎样；至于本村的人，恐怕有十居其九不得了的呢！”绳之道：“大哥说得是。老人家剩下来的南瓜，今年只怕用得着了。”亢之道：“兄弟说的正合了我的意思。再等几时，看真是过不去的时候，就发了出来，也不枉了老人家积存几十年的心事。”绳之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老人家原说过的：闲时备了急时用，若到了急时还不用，倒不如不备了。并且水旱偏灾，是各处都有的，倘使各处富有之家，平时都预为之备，等到遇了饥荒年岁，就拿出来赈济邻里，能得处处如此，那里还有逃亡之人？各处都没有逃亡之民，更那里有铤而走险之事？说起长治久安来，未必这个就是长治久安之策，然而也未尝不是长治久安之一助呢。”诸公，请不要把这一番话作小说听了。此刻各处闹饥荒、闹米贵的时候，也是各处谋自治的时候，自治会里的先生，何妨用戥子把这句话秤一秤分量，看值得研究不值得研究？如果一家办不下来，并合了十家、百家，看还办得办不得？也不枉了我说书的多一番嘴。如果诸公只当小说听了，或者当一勾迂阔话听了，那就算在下的白讨了一场。

闲话休题，言归正传。原来秦亢之、绳之的父亲秦谦，